

段祺瑞全書



新 和 平 社 印 行

北洋泰斗

段祺瑞演義

上海振漢學社印行

提

要

段祺瑞為三造共和之偉人
生平受全國愛戴出於至誠
其言行舉動洵為民國歷史
第一偉人此次政變東山再
起推為國民軍大元帥收拾
時局實行南北統一茲編為
章回小說崇拜段氏者不可
不觀也

本局謹啟

段祺瑞演義

目錄

第一回

承庭訓蓄意練武

攷戰畧列名第一

第二回

習軍事留學德國

為教練編領新兵

第三回

任提督獎勵士卒

却偽命靜觀大勢

第四回

電內閣奏請退位

任陸長効忠民國

第五回

因帝制免職歸隱

請出山職任內閣

第六回

對德國力主參戰

逐張勳馬廠誓師

第七回

爭權力馮段交惡

借日款主用武力

MG
I 2248.43

17

段祺瑞演義 目錄



3 1760 0952 4

第八回

訂條約大起風潮

擁魁首包辦政黨

第九回

因參戰進受勳位

爭青島拒簽和約

第十回

分派系統直失和

悟禪機不問世事

第十一回

馮玉祥回京主和平

張作霖力擁段祺瑞

第十二回

曹三哥下詔退位

段祺瑞預備上台

段祺瑞

徐樹錚

徐世昌



張懷芝

張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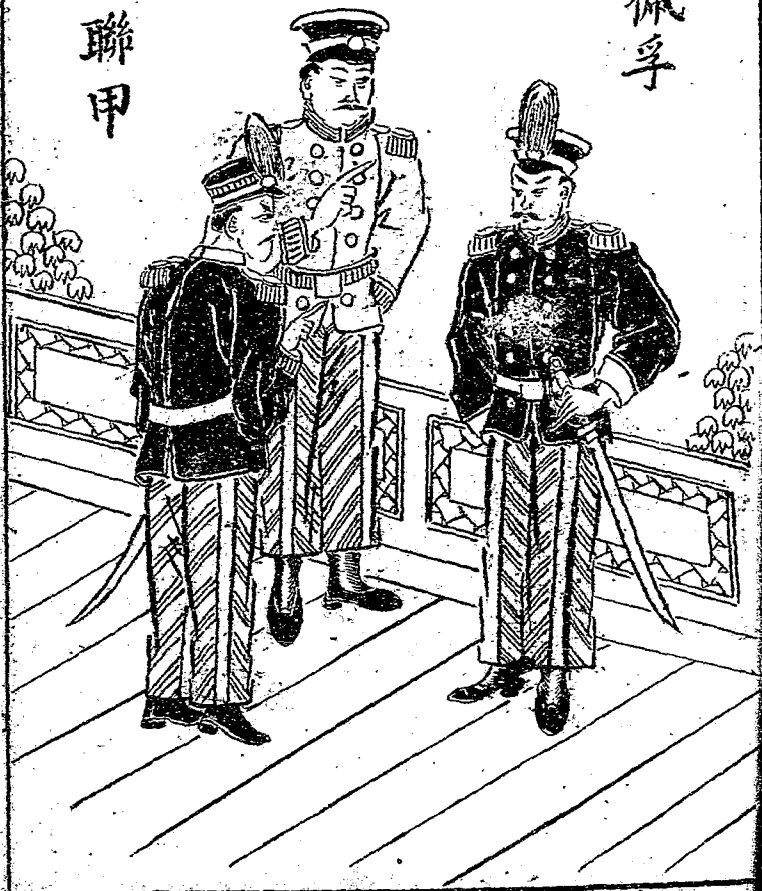
張作霖



李長泰

吳佩孚

馬聯甲



孫岳

馮玉祥

胡景翼



段祺瑞演義

第一回 承庭訓蓄意練武 攷戰畧列名第一

段祺瑞安徽合肥人。字芝泉。其父本是一個農人。為同村周氏作耕稼。做事勤儉。不與路。周氏因田產甚富者。周氏之子名盛波。盛傳從李鴻章起為淮軍。將領轉戰經年。屢得戰功。官到提鎮。祺瑞之父亦從周氏軍。其初本為一哨官。旋以積勞。升為管帶之職。洪楊之亂。已平。合肥人都以起家行伍。是時貴顯者頗多。于是邑人頗注意於軍事學識。大家以李鴻章為模範。祺瑞幼時性頗好靜。不與群兒嬉戲。每好整以待鄰里親友。每以沉默有度稱許。七歲即入家塾。性殊強韌。不與群兒為伍。同學中或有狎之者。持以鎮靜。一若不屑與之為伍者。但其讀書不甚。措意視老師宿物。不在意中。其父因戰功而得官。乃訓祺瑞亦必習武時。清廷惕於中外強弱之勢。謀國者又深知湘淮士卒。暮氣已深。弗堪適用。一般老于軍務者。只知舊時代之軍務學識。用之改習新學。無以再資教練。乃創采中西兵制。訓練新軍。先立武備學堂。于北洋以為陶冶將材之地。當時淮軍皆駐于小站。講屯田興水利。開阡陌。耕耨以時。直步充國屯田之制。小站地本接迎河流。加以人治經劃。土質皆成膏腴。故小站營田生產之饒。富首屈一指。中日一役。中國兵隊為日本所敗。日人遂據有朝鮮。袁世凱自朝鮮歸。于德宗召見時。世凱力言軍隊腐敗不適。于時當今之世。欲與列強爭勝。非修明武備。棄舊謀新。不能。要內攘外。德宗聽了。深然袁言。乃命世凱在京畿督練新兵。小站為淮軍屯駐之地。此時雖已成陳迹。然聲靈猶存。因仍舊貫莫宜。于此遂奏明朝廷。劃

為練兵區域。時祺瑞年長承了父命。即入北洋武備學堂。祺瑞攻業頗勤。資力于新軍學識。對於各種軍事。研究甚力。力學不倦。同學莫不尊敬之。治學已專。所得必深。校中每屆考試。段祺瑞必獲第一。同學中與段祺瑞頗頡頏者。則為王士珍。王士珍學識自亦不弱。校中考試。每屆似若刻板。段獲其首。王必獲次。故時人即有王龍段虎之稱。其稱寔發源于此。段祺瑞已屢得首名之選。名譽大佳。但並不有一些驕傲的態度。對於同學雖鮮。接交而不輕視。因之更加令人敬服。武備學校大考畢業。朝廷因采仿西制。悉意欲練新軍。德宗乃召袁世凱問道。現在國家欲練新軍。已經開辦了武備學堂。但耳聽為虛。眼見為實。行軍杖仗。不是兒戲的事。必須寔地練習一番。他日方得有效。袁世凱奏道。聖上銳意治兵。效法歐洲軍政。以為變通自強之計。海軍莫強者。為英吉利。陸軍最強者。莫若德意志。現在我國練兵。方在萌芽。海軍體大。一時不易舉辦。況我國陸地均有險要。是宜注意於陸軍先。其所急。但寔地練習。必須送派武備學生留學德國。方可收寔效果。萬望皇上施行。德宗聽罷。點頭稱是。乃就武備學堂中。考選出洋人材。其主攷者。即為李鴻章。副考官。乃派袁世凱。滿漢同攷。漢人中。選得段祺瑞。滿人中。選得蔭昌。攷題。為漢唐以來。歷代邊備得失。論李袁二者官。選得段祺瑞。文為最佳。呈于德宗。德宗覽自觀。看。只見上寫道。

自古中國之害。在於夷狄。故封疆之守。宜于無事之時。謀為措置。此邊備之所由名也。邊備之事。其術不一。而形勢尤不可緩。凡土宇之內。臨邊之地。若干處。其延袤幾何。某處為總會。某處為要害。沿邊之城堡若干。戍卒若干。斥候若干。某處當如何而守。某處當如何而備。虜侵某處。當用何

處以緩之。虜若深入。當於何所扼其歸路。里數之遠近。山川之險易。具而為圖。書而為策。皆懸著于目睫之間。轉輾于心胸之內。一有警報。即按圖運謀。因機生智。而不至倉皇失措。故蒙于漢唐以來。歷代邊備之得失。以地理論之。漢之邊備。惟匈奴無諸。蓋為最。蓋自秦漢之間。匈奴乘間。南渡河。冀收復蒙氏所奪地。大為邊患。是以高祖孝惠高后之世。雖約結和親。冀以救安邊境。而匈奴寇盜不為衰止。文帝中年。赫然發憤。聚天下精兵于廣武。後六年入寇。上郡雲中遣六將軍備之。而匈奴不敢肆其毒。蓋飛胡句諶之屯。以備雲中北地。細柳霸上棘門之屯。以備上郡。皆屯其要害故也。故漢邊備之密。自文帝始。武帝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置朔方之郡。故秦所為塞。因河南固。而匈奴始衰。過陰山。未嘗不痛哭。與其制匈奴之命。則又在邊絕交通之路。築五原塞。外亭障。直至盧胸。而南北匈奴交通之路。過關河西五郡。屯田車師。而匈奴諸羌交通之路。絕。若夫羌戎之防。則自斥逐諸羌。不使聚居漢中。而築令居塞。開西南夷。不使雍梁隔礙。而置陰平道。故漢邊備之善。自武帝始。自是以後。防匈奴而遵其制者。如明帝屯營于曼柏城。陳忠請置敦煌校尉。虞詡請復隴西之郡是也。防羌戎而遵其制者。如趙充國留屯金城。盡平諸羌。馬援擊破先零。修舊營。曹鳳規固二掄羌胡。虞詡增築營壘。以制羌裔是也。防匈奴羌戎而不遵其制者。如罷西域都護。而匈奴復收之屬國。共為邊患。廢樓蘭屯田。而匈奴數要結車師。共入寇鈔。再尚招迷唐諸種。復據大小遁國。而金城見寇。桓靈棄雲中諸地。失邊陰要。而中土倒懸是也。尤可惜者。章帝和帝之世。并力窮討。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遜走于烏孫之地。而漠北一空。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

南虜於陰山歸河西于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畧。下防戎羯亂華之變。平易正直。若此其宏也。而竇憲於三捷之效。忽經世之機。更慰北虜坐樹大鯢。其為疹毒。又殫言哉。唐之邊備防者有四。突厥吐蕃回紇雲南是也。貞觀四年。李靖破突厥於陰山。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西邊備未密。河西朔方。時有闡入之虞。自張仁愿擊突厥。奪取漢高池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故長安得以無患。蓋漢都關中。禦戎上策。亦在大河以北也。而唐之邊禍。吐蕃獨甚者。其故可得而言焉。吐蕃之張。自高宗棄四鎮始。吐蕃之強。自睿宗與九曲始。吐蕃之深入。自武后不屯重兵甘涼始。迨至德宗以後。河隴盡設。而渭北涇陽虜騎充斥矣。然安西北庭。猶為唐守。貞元中。陷于吐蕃。自是隴坂以西皆異境。幾輔震怒。烽火時至。而履霜堅冰。則由代宗不從元載之請。使吐蕃得城。故原州而戍之。蓋隴口之要在平涼。平涼之要在原州。于是唐之邊備。近在邠岐。涇原之境。子儀始築長武。渾城復城蘭州。柳玘請城臨涇。其勢然也。至文宗從牛僧孺之議。拒悉坦謀之降。使吐蕃憑據維州。時以窺蜀。讀史者。尤痛恨焉。回紇之備。則自劉記屯雲迦之關。守雁門之塞。張光遠扼陽武之首。雖入寇掠。卒不能逞。雲南之備。則自高駢修復邛峽關。大渡河諸城柵。又築城于戎州馬湖鎮。及沐源川。皆扼蠻入蜀之要路。李德裕增作伏義城。以奪蠻險。經營雅州。隗州。以扼明詔。故希同入寇。王季濁亂。惟制西戎為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為眾所伏者。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之虞。宋太祖定天下。之藩鎮之威。削其兵權。收其賦入。方驚。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于此。而誤

以朔方李彝興靈州馮斷業亦徒內地自此靈夏仰中國戎守千里運糧兵民並困其後靈武失守而趙德明懼與師問罪願為藩臣若止棄靈夏綏銀以之限山為界則無深入之患矣而以靈夏兩州及山界漢賦并授德明故蕃甲治兵漸窺邊隙鄜延環廣涇原秦隴所以常被侵擾也自种世衡城青澗延安之勢固龐藉築招安砦而寇出入之路斷范文正城大順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然戍守不越秦鳳西寧後世務遠畧圖復河湟以制西夏置通遠軍經畧之德宗閱卷至此顧謂李表道是論精明詳細將來固一將材也拔為紫首非他莫屬李表唯唯稱是不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習軍事留學德國 為教練編領新兵

話說德宗看段祺瑞的攷文看到一半便稱贊不絕顧回李鴻章表世凱說道此卷當拔為卷首李表唯唯稱是德宗又看下云

或謂河湟復而宋祚傾夫豈探本之論乎論者謂晉人自捐其險隘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為界故二代所受夷狄之禍畧同蒙割雁門以北諸州猶有關隘可守割燕順薊等州則地險盡失矣然盧龍之險在營平二州間周德威節度幽州特勇不修邊備遂失榆關之險契丹芻牧于營平大為中國患識者謂中國之不振無俟石晉割燕雲契丹入大梁之日而其兆已成于同光天成之世周世宗懲其弊力戰以復關南建為雄州戎夏之防賴以固宋代因之興塘灤列軍屯自是倚為藩籬若自雄州東至榆關盡收復之則燕山

一路可保矣。金州已據平州。則關內之地。皆漢雜處。故幹離不遠。自平州入寇。此當時割地者不
明地理之故也。至割地七百餘里。啟異日兵興之端。王安石震為禍首。迨高宗南遷。以江淮立
國。于是山陽之勢益重。韓世忠嘗保山陽。以拒方張之寇。劉錡議塞京口。以阻逆亮之師。蓋不守
江陵。則無以復襄樊。不守江陵。則無以圖巴蜀。江陵以水為險。孟拱修復三海城。而金人不敢犯。
知有三海為之限也。然襄樊不守。則江陵以北。痛變峽不固。則江陵以西。病。孟拱復襄樊。招中原
精銳。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蒙古不敢抗。及襄陽入於蒙古。而漢北以東。皆為糜爛。蒙古之
強梁。曰阮宋于掌股間。所謂送之亡。自襄陽始也。張浚治兵于興元。而蜀始可保。吳玠吳玠據險
抗敵。卒保全蜀。金人蒙古睥睨。而不敢輕進。自瀘州失。而蜀不可為。沔州隘。而險入于敵。自是蒙
古縱橫于宋之西南。而宋之天下。如捧漏卮矣。明自燕王靖難。定都燕京。人目為肩背之地。蓋寧
武之關。所以蔽山西。而大同所以蔽寧武。明初置開平。興和大寧三衛。而遼東寧夏甘肅邊境。得
露而窺伺。及于畿輔。宣府由是鎖鑰特重。正統之末。懷未懷來。且為戰地。所恃以坐制內外者。惟
在山海一關矣。土木之變。議者欲棄獨石不守。不知獨石為宣府之咽喉。使非于忠備力爭。采之
覆輒。明未必不蹈之。嘉靖中。劉燾哈密。嘉峪蓋為極邊。夫置敦煌。如事酒泉。則至門以外。聲勢遙
隔。此番戎日以生心。武備所以日棘也。河套之患。始於正統。極於嘉靖。而其由來者漸矣。太祖舍
受降城。而衛東勝。已失三面之險。成祖又綴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當千餘里之衝。遂使
套中六七千里之沃壤。為寇區。脫外險盡失。寧武屯卒。反備于外。陝西邊患。遂相尋而不可解。後

余子後改築榆林衛。楊一清增築花馬池。而緩德州之患。稍息。秦紘修築固原邊牆。延袤十里。而其備猶未密也。及楊一清築白馬城堡。而後東路之寇不至。王瓊築下馬房關。而後中路之患得免。然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有識者是以汲汲于復套矣。抑又論之。守邊宜專要害。而以餘兵備策應。故兵雖省而不多。常聚而不分。苟不論要害。奇正而徒。議罷守。則地輿之大。有數萬里。就使增兵。豈能徧守。備者多則守者寡。兵分勢弱。其何以支。推極其弊。有各守汎地之虛名。無相机策應之實用。聲援隔絕。首尾衝決。是又漢以采芘代之通論也。名臣奏議中論之詳矣。至有元一代。援邱濬清華夷混雜。無所為邊之說。畧而不及焉。德宗閱為全卷。深贊不絕。乃即點段祺瑞蔭昌二人。赴德留學。專習陸軍。段祺瑞至德力學更勤。對於歐西軍事。研究不暇。復于彼都人士時相周旋。呼吸海外之空氣。觀摩漸積。軍事學識。日益增加。而腦筋中思想。更日益換新。每慨祖國淪于夷狄。預伏革命之思想焉。有時與海外同志。互論世界大勢。知清廷之不可持。更研究中國軍人之弱點。欲一新其制度。乃就所得編而成書。回國以後。即以所呈之表氏。代奏朝廷。那時袁世凱已奉旨編練新兵。知段為武備學堂畢業最優。且留學德國材堪大用。寔為當時軍事學中第一人。乃委段祺瑞為教練之職。段氏已任此職。即將其在德所學悉心教授。又奏請朝廷於德州設一兵工廠。以備軍需。分編北洋新軍。為七鎮。每卒支練兵費三百餘萬。故當時新軍之待遇。很優。標營排隊諸長。雖干違軍紀。而陽撤其任。陰仍給以津貼。且得委為聽差員。如遇出缺。仍得補選。朝廷寬待新軍。竟有如此者。新軍日受段氏教練。所得者皆軍事新學。且頗明世界大勢。朝

廷知段為大器之材，乃授以統制之職，以賞其功。段氏至此始為清國之官吏，因之教練益勤，頗有陳積。其時王士珍亦為李鴻章所賞識，士珍為人亦有大志。李鴻章奏請與段氏共居小站，為教練第。段氏祇資力于教練，不與京中貴顯往來，而王士珍則手腕靈敏，為李鴻章所拔。請奏德宗，與以重要官職。德宗以李鴻章所荐，無有不允。未知授王士珍什麼官職，且聽下回分講。

第三回 任提督獎勵士卒 却偽命靜觀大勢

話說王士珍受李鴻章之提拔，奏請朝廷重用。德宗一想，江北地廣民多，扼長江之衝要，而伏莽四潛，當時本欲改議設行省，與江南之境劃疆分沿，惟江北生產遠不及江南繁盛，而歲入歲出殊有盈胸之感。若欲酌盈劑虛，取江南之羨餘以補江北之不足，則又區域所定，各懷吟域之見，不肯以己沾之利益分潤他人。此關係于權利之困難。其時江南設總督，蘇州又設巡撫，省治之勢力範圍規模宏大，一旦割江為境，則土地分裂，勢力即因以縮小，而用人之際，尤多逐鹿分省之議。乃罷所以江北提督體制，由是優崇有加，居是官者，率兼兵部侍郎，衛儼然有巡撫之資格。非資望兼優者，不克希冀此位。德宗因李鴻章之荐，遂下旨此職授王士珍。當時原為江北提督者，日劉永慶，永慶碌碌無所，建樹皇上，遂免永慶，而調士珍繼任。不料士珍做了一年，因丁憂而去任。那時袁世凱即係奏段祺瑞某方面則力保姜桂題，卒以段氏因留德之故，袁世凱又欲伸張勢力于長江，故把本系勢力推荐德宗也。愛段軍學便，令段祺瑞為江北提督。段氏任官之後，因江北尚稱安謐，所以無所建白。但段氏之思想學識，既與從前頑固軍人不同，對於部下將士

頗欲消除舊習一新武人之觀瞻。督署左旁設立一軍事講武堂。把一般將士養成有思想之軍人。故段氏手下之軍人亦吸受了新學識的空氣。莫不厭棄清廷之政治。暇時與各幕僚抵掌而談。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提督署右而度地治新舍。引水鑿池。葺茅為屋。經營亭沼園林之勝。以為棲身燕游之地。又因江北事少。提督職務較為簡單。段氏優游頗堪。自樂平時。每喜與幕僚奕心迎手。拒旁若無人。革帶緋袍。頗有怒子輕裘之度。園亭之中。每有長聯。均自選句。含有除舊革新之象。當時革命黨人多聚於長江流域。故南方之空氣與北方迥異。段氏本主張革新之人。自居江北。又久吸南方之新鮮空氣。所轄軍隊都受段氏之教育。類皆受得革命思想。聲氣相求。已匪朝夕。辛亥之歲。武昌起義。各處響應。原其響應。如此之速者。則因監國載灃與秉政之奕。助皆貪庸驕蹇之尤。政治。應敗未有甚於此時者。民之憔悴。于虐政亦未有甚。于此時者。又因感宣懷。假鐵路國有之名。格殺勿論。因緣為奸。靈民病國。國人交憤。于是革命之機。以啟辛亥八月十九。革命黨在武昌黎元洪舉起義時。瑞徵總督。湖廣徵為滿人乘夜逃入兵輪。滿清守土之官。各皆星散。八月二十四日。陸續遣師渡江。佔領漢陽兵工廠。鈇工廠。並照會漢口租界各領事。勿助清廷。請守中立。民軍已佔武漢。聲勢大盛。清海軍提督薩鎮冰。會合河南軍隊。水陸兼進。來攻民軍。二十八日。民軍猛擊清師于劉家廟。清師敗走沈家磯。薩鎮冰之軍艦。初猶鳴礮助戰。漸為武昌砲台轟擊。薩鎮冰支而退。清軍于是大敗。沿鈇道而退。直至溝口。京師震動。清廷乃諭海陸兩部。各連出兵作戰。由薩鎮冰師會攻清廷。又請袁世凱出山。今為湖廣總督。與薩鎮冰協同各路。

援軍規復武漢。蔭奉命南下。道出彰德。問袁世凱于私邸。袁世凱誠之曰。此次之變。我度風潮。將遍全國。子其慎之。俄而各省果響應。紛紛獨立。蔭昌憶世凱之言。頗有戒心。僅碌碌于信陽孝感之間。虛作備戰。胡兵不進。軍心不固。邊延中途。而民軍一日千里。湖。南。山。西。陝。西。江。浙。各。省。皆。宣。告。獨。立。蔭。昌。知。北。洋。舊。旅。皆。稱。于。袁。世。凱。遂。密。請。清。廷。命。袁。督。師。朝。廷。依。計。乃。命。袁。世。凱。率。師。南。下。即。以。馮。國。璋。帥。第。一。軍。段。祺。瑞。帥。第。二。軍。北。洋。軍。聞。袁。世。凱。出。踴。躍。用。命。馮。國。璋。則。帥。第。二。軍。南。下。與。民。軍。戰。于。懾。口。之。南。蔭。鎮。冰。之。兵。艦。用。巨。炮。助。戰。民。軍。死。傷。過。多。翌。日。乃。敗。退。馮。軍。直。入。漢。口。街。市。大肆焚掠。繁盛之區。盡付一炬。段祺瑞雖馮同時受命。但不輕易發兵。靜觀以待。決鬥之役。一讓之。馮態度鎮靜。作壁上觀。十月初十日。駐漢英領事出為介紹。兩方商議停戰。十月十五日。清廷內閣開條件至漢口。即電前敵停戰。派唐紹儀為總理大臣。代表袁世凱與黎都督議和。南方派伍廷芳為黎都督代表。雙方在上海開會議和。當時段祺瑞似頗鎮靜。靜觀議和之成。伍氏所提出之停戰期內。凡江蘇安徽山東山西奉天陝西及湖北等處。均應一律停戰。斯電雖為建芳所提議。而實獲袁氏之心。蓋袁氏此時在謀自身。得此停戰。而其計畫已告克捷。段祺瑞已奉停戰命令。則遂其不與民黨作戰之願矣。第二次民軍議和之條件。必須清內閣承認。共和方有開議之餘地。唐紹儀即電達袁世凱。袁氏入告。清廷得旨報可。而南方早已議決。先舉臨時總統。以促共和之成。北廷之贊成。與否則為第二步。那時孫文適由英倫回國。被舉為臨時大總統。受職於南京。辛亥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年。政局于是一大變。朝紹儀即告辭職。而國

會解決國體之議。因此打消和議。中輟戰端。遂開大局。岌岌可危。國民皆懼戰禍之波及民軍方面。兵力微弱。雖唱北伐之聲。但初練之師。終不敵久戰之卒。幸而段祺瑞振臂一呼。間接以成民國共和之局。欲知段祺瑞如何振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電內閣奏請退位 任陸長効忠民國

話說段祺瑞按兵不動。不肯與民黨開戰。和議已決裂。南方又將開戰。當初袁世凱怒南方之不舉袁為總統。而北方亦有暗潮發生。如載濤載洵載澤。各親貴與鈇良良弼等對於共和均極端反對。尤以良弼為中間人物。此數人者。不特仇敵南方。且甚猜忌袁氏。因漢陽之傳戰。雙方之停戰。以及分派代表之議和。皆出袁氏之計畫。鈇良良弼等早以自能知之。袁世凱此時被一般滿人猜忌清廷。則分遣軍隊攻山西。娘子關入太原。窺皖北倪嗣冲。復率其所部馳騁于穎毫之間。一面集兵河南。一遣徵師甘肅。將適合兩地軍隊。將夾攻陝西之計。烽烟四起。和議無望。袁內閣亦陷于擱淺之地位。民黨彭家珍。于是以計轟擊良弼。宗社黨至是人人自危。始不敢昌言反對政體問題。乃得一轉机清廷也。屢開會議。共決大計。然各親貴王公。猶望保全君體。以為自固身家之計。其不識大勢。如此故開會時。每紛吹不休。袁氏在途中。猶幾被炸彈所擊。南方則孫文已為臨時總統。改易正朔。與民更始。祇以滿清帝號。猶係殘喘。于北京未能告完。全統一之功。若復遷延時日。則內政外交。將愈不堪。設想正于此時為難之際。而段祺瑞以提督資格。于一月二十六日聯合兵大員四十二人。以贊成共和之電。忠告清廷。電中大意。謂人民心理。傾向共和。應

請早日退位。宣布共和。以定大局。而免生靈塗炭。並附以最後之警告。如各親貴尚懷疑忌懼。或以共和為不利。祺瑞即當帶全隊入京。與各親貴剖陳利害。于是各貴族王公。皆倉皇失措。不敢更執私見。清隆裕太后。遂以決大計之權。授之內閣。袁乃逕其位廷芳。謂今日始有權。討論優待皇室條件。共議清室退讓。以後之事。雙方遂議定八條。一清帝遜位後。不廢尊號。待以外國君主之禮。二皇室優待費。每歲四百萬。由民國給付。三清帝遜位後。暫居宮禁。待衛照常留用。四清室宗廟陵寢。得永遠奉祀。五德宗崇陵工程及奉安曲。禮悉如舊制。其費用經費。均由民國支出。六宮內各執事員。照常留用。惟以後不得再招閣人。七清室私產。由民國特別保護。八原有禁衛軍。歸民國陸軍部編制。餉額均仍舊。此項條件。議決後。以正式公文通告。並照會各公使。由是清隆裕太后偕清宣統即日退位。下遜位之詔曰。

朕欽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民袁世凱。遵員與民軍。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實辦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輟于途。士露于野。以國決一日不決。故生民一日不安。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已倡儀于前。北方諸將。亦主張于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萬民之好惡。用是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政體。近慰海內壓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為總理大臣。茲當新舊代謝之際。總期人民安堵。海內又安。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優游歲月。長受

民國之優禮親見郵治之告成豈不懿歟自從此詔一下北京亦遍懸五色旗下歡騰以慶民國之統一即定此日為南北共和之紀念日而中華民國予以告成詔中有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者即指段祺瑞聯合諸將一電而言清廷退讓之速寔以段氏一電之功當孫文任臨時總統時內閣之組織純係南方人氏與段祺瑞等等北洋系絕對不生關係及後南北統一孫文辭職推舉袁世凱為總統孫之所讓袁者唐紹儀南下議和之時即銜袁密命約第一任總統必選袁氏二因清帝退位之詔有袁世凱組織臨時政府之言明明以袁為交換條件且孫文受職之初曾有俟專制政府已倒文當辭臨時大總統自職之宣誓至是乃履行斯約袁氏又屢電孫文咸稱共和政治之優美表示其贊成之意孫文認袁為試意又信袁之勢力才識自嘆勿及且因久在海外對於中國情形諸多不諳故信袁氏必能經理民國故臨時參議院開選舉大會十七省代表一致選袁要求蒞南京就職袁氏以善佈北京治安為辭遲遲不行而另生兵變之事得以藉口起初北京兵變繼而天津又兵變糜爛之狀慘不忍睹臨時參議院以急盼統一之成立允袁世凱在北京就職而要其國務員提交南京同意袁世凱受任北京南京之臨時國務員一律解職政府當重行組織袁世凱以臨時約法之規定任命國務總理改組新內閣其時以磋商條件周旋于民軍之間者寔為唐紹儀袁氏即提出唐紹儀為國務總理臨時參議院多數通過三月十九日唐氏出席參議院提出各部總長名單外交陸徵祥內務趙秉鈞財長熊希齡陸軍段祺瑞海軍劉冠雄司法王寵惠教育蔡元培農林宋教仁工商陳其美交通梁如浩參議投票表

決除梁如浩外餘皆通過于是交通由唐總理兼攝唐內閣遂完全成立段祺瑞第一次入閣即如陸軍總長蓋段不統攝軍閥之資格而平素學識品行能壓多數之望惟袁世凱自做總統後貌託共和心存專制唐少川雖為袁系人物然自組閣之後頗主張內閣制故與袁漸不相能唐少川本為同盟會中人此時身為總理對於國家大計欲仍襲各國之通例而集中於閣議故特設國務會議以尊重意義然每開會議趙秉鈞必不到總統府則以事事須經國務院之許可頗有意見時段祺瑞專司軍事無暇以顧府院之爭唐氏卒因此而辭職繼由陸徵祥代氏閣同盟會之入長相率辭職而段祺瑞之陸長依然仍在蓋其時陸軍之人材甚少況段氏與袁世凱關係甚深北洋練兵的時候袁氏握重柄提攜段氏言於袁氏本有知遇之感而當國體問題紛爭之時袁氏之謀畫多阻袁氏已陷於危進退維谷忽得推枯拉朽化荆棘為康衢之段氏一電至是私恩公誼同深感激及後陸閣倒而趙秉鈞繼任而段之陸軍總長依然存在內閣三易而段氏之陸軍不動無有動搖此時趙秉鈞治內段祺瑞治軍誠有左輔右弼之雅後趙秉鈞辭職段祺瑞以陸軍總長代理國務總理時民國二年五月一日也段氏攝揆之後政府欲舉行大借款當時財政總長周學熙開列借款辦法及要求條件報告于參議院院中以該項條件不過為政府之一種報告並非為政府之提案無會議之必要即以此意在當時鄭重聲明至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政府與五國財團締結善後借款借款合同不先交國會議決遽行簽字認政府為違法其時趙秉鈞已辭職段代總理出席責問段氏已任代揆又不得不出席答復當議員責問

時段祺瑞亦認為政府手續未完。段祺瑞雖屬袁系，而對於民國猶主公義，不肯曲庇政府各省長官紛紛來電責問政府。最後免趙秉鈞、周學熙職。江西李烈鈞、安徽柏文蔚、廣東胡漢民反對尤烈。袁氏即頒免三都督命。復遣李純、遣李純馳兵九江，以示威。七月十二日，李烈鈞遂據湖口起兵，馳檄遠近。歷數袁氏罪狀。于是浙閩湘粵先後響應。黃興入南京，遂程德全而代之。袁氏乃命段芝貴帥第一軍，馮國璋帥第二軍南下作戰。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因帝制免職歸隱 請出山職任內閣

話說袁世凱派了段芝貴、馮國璋南下預備作戰。段祺瑞於此時當戎馬倥傯之際，陸軍總司戎機事繁任重，又願以代揆之虛榮負雙方艱鉅。祺瑞乃進言于袁氏，請速任總理。已則仍任陸軍總長。袁本欲提徐世昌。因國民黨員甚反對，乃姑提熊希齡。國民黨不復表示反對。故熊氏一經提出，即予通過。各總長均易人外，段祺瑞之陸軍依然不動。暫且不表。袁世凱的大兒子名袁克定，聽信相士之言，醉心禪讓之制，乃先密告趙秉鈞。秉鈞曰：不可。總統今為元首，南方時多責言，不如昔日領北洋時之自由也。克定又告徐世昌，請世昌領袖勸進徐以微言責之。乃後袁世凱有動于心中，一般醉心功臣之流，又憐憫之。袁世凱乃遣阮忠樞游說段祺瑞。其詞曰：慶清王父子數稱項城天府人，歸乃請更張國體以寧天下。段祺瑞不待詞畢，即厲聲斥之，戒阮勿妄言。阮知難而退，以告世凱。克定袁世凱聞之，漸恨段祺瑞之不附于己，乃以調虎之計，命祺瑞出鎮武昌。那時適黎元洪出京，覲見遂與袁調段之極好機會，使其先離陸軍部為釜底抽薪之計。又知黎

氏之懦誘之入都陽。示優崇而陰脅其軟化。知段祺瑞不易。與寔陽之鎮攝。而陰奪其兵柄。此時段祺瑞名雖除真。但身處武昌。有鞭長莫及之概。段祺瑞心中一想。袁氏解我兵柄。甚為不平。居湖北都督。二月袁氏又命段芝貴代段祺瑞。蓋已解段氏陸軍之柄。又解其都督之柄矣。乃命祺瑞以劉白狼為名。不欲進京。于是京中一般帝制。黨慘設經營。預備帝制之進行。袁世凱乃令停辦京外之各自治會。以取銷民意之機關。既而于布新約法。先寔行總統制。以樹專繼之基。廢棄內閣。改總理為國務卿。國務院為政治堂。皆直轄于總統。威權之下。而惟命是從者。又組織海陸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以制服段祺瑞。則海陸兩軍之權。皆集中于總統府。陸軍總長。無異贅溜矣。帝制黨又假造民意。極力抵段世凱。更命楊度建設籌安會。意罷段祺瑞陸軍總長職。而以王士珍相代。籌安會中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諸人。乃竭力製造。與論運動各省。贊成帝制。復由梁士詔。沈雲霽。張鎮芳。設立全國請願會。向參政院呈遞。帝制請願書。裡面組織國民代表大會。外面密電各省將軍。巡按。製造民意。十二月十一日。參政院舉行全國國民代表大會。為解決國體之總開。崇其結果。則一致主張君主。無一票反對者。製造民意之成績。可謂優美絕倫。楊度。孫毓筠提議。恭上推戴書大旨。謂全國傾向君憲。請俯順輿情。早登大寶。等語。袁氏則南面讓之再三。北面讓之又三。參院又遞出三次推戴書。袁世凱乃不復辭。竟以申令承認民意。之推。翊接收帝位。第一乃謀。所以防段者。謂段氏久握兵柄。萬一有蕭牆之變。將不可制。乃編模範軍。自領所部。段氏已去職。袁氏不許其出京。且時偵察其行動。段祺瑞此時已失去其自由時

日本兒表氏正欲稱帝乃要求二十一條袁世凱急於稱帝乃不惜喪失權利而承認之段祺瑞大憤遂假五九約事通電各省主與日本開戰孰知各省將帥尚懼於袁氏之威權且史富尊號誰願開釁強敵故段氏雖有通電仍不發生効力特聊以洩憤耳袁世凱反笑曰芝泉老友去則去耳何必出此惡声哉由是益忌段氏而段之人望尤重袁又恐為民党所動故監視甚嚴不使越雷池一步段祺瑞此時自知已居猜嫌之地位于是不得不韜光晦迹以防意外之虞故杜門謝客自預外事預料反對者將囂然四起項城必處失敗地位角中野服作閉門之張摯從此段之聲譽為人所敬北洋系軍人因段線模範軍北洋軍人人人引為自危而轉結段氏以謀鞏固當時北洋有一種謠言謂段祺瑞反對稱帝為袁所黜居恒怨望將舉義討袁寔則段于此時斧柯莫假肘腋生嫌烏能揭竿起事不料北方將帥潛服于內而蔡謬屠繼堯等先在雲南宣告獨立大舉討袁民國五年元日雲南設立軍政府慶祝共和宣呼民國萬歲與北京之三呼皇帝萬歲遙遙相對北洋軍人因鑒于段祺瑞之罷斥大有免死狐悲之念故不肯為袁用命袁固未及料也命曹錕為第一軍由湘經黔以擊雲南命張敬堯為第二軍由川進窺雲南龍覲光為第三軍由百色間道入滇此時段氏雖已下野而對於一般統將威信猶存曹錕張敬堯為袁效命強半面從而己已而張敬堯通電袁氏請起用袁氏是明示將士之心傾向段氏而不奉袁也未幾馮國璋張勳李純靳雲鵬朱瑞等聯電促袁取消帝制黎元洪亦勸世凱起用段氏段氏本與項城有莫逆交至是拋棄私交反對洪憲袁氏之不能安于帝位雖由南方之起義而內幕之傾軋

寔段氏之力居多。是時形勢北洋系已不患于袁氏。陳樹藩又起而逐陸建章。張敬堯停兵不進。袁氏知事不可為。徐世昌、黎元洪等又苦勸撤消帝制。力請段氏重入樞府。挽回大局。于是免陸徵祥職。以徐世昌為國務卿。任段祺瑞為參謀總長。徐又勸袁規復內閣制。以回民意。又自以指揮調度。不若段祺瑞之諳練。而北方將帥又與段氏情誼最厚。故辭去國務卿。請段組閣。袁即命段為國務卿。名之曰責任內閣。以示脫去總統制。一以慰段氏之意。志一以新天下之耳目。段祺瑞于是為內閣總理。五年六月六日。袁世凱死于京。先是病篤之時。電召徐段入。以家事託徐。以國事託段。六月七日。黎黃陂以段祺瑞之請。就總統之任。繼任之日。全國慶幸。此時忽發生新舊約法之爭。南方則以舊約法係民國元年擬定之根本新約法。乃袁世凱私自竄改之法律。民國所絕對不承認者。南方則謂舊約法不恢復則共和無根基。而段氏以行施新約法。為宜于上海艦隊。宣告獨立。國會議員三百人。同時又電告段內閣。請廢止新約法。段氏動於公議。乃決心恢復約法。而爭執始已。其時國會重開。觀者如堵。都門氣象為之一新。閣員以唐紹儀為外交總長。許世英為內務總長。陳錦濤為財政總長。張耀曾為司法總長。孫洪伊為教育總長。張國淦為農商總長。汪大燮為交通總長。陸軍由段祺瑞兼代。合官僚民黨中立各派而成。一混。合內閣段氏復承南方之請。懲辦楊度等帝制禍首。而蔡唐宣告取消軍務院。由是段內閣始告南北統一之功。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對德國力主參戰 逐張勳馬殿誓師

話說南北已告統一。群情嚮應。嗚呼望治。不意內部暗潮軒然。迭與公府方面為孫洪伊。國務院方面為徐樹錚。孫洪伊天津人。本為北籍軍官。奔走革命。為同盟會之健者。北籍軍官多其戚舊。贊成舊約法。孫之謀寔多。段氏組閣。洪伊為內務總長。無日不至總統。參預庶政。隱執府中之牛耳。徐樹錚為段之門人。有文武兼資之目。以院秘書長兼領陸長次長。儼然為總理之第二人。有于段氏者。曰徐氏在院天下將從此多事矣。段祺瑞此時方寵眷甚優。惟言是聽。又隱然執院中之牛耳。孫徐二人暗暗成為勁敵。院中公牘送府用。即者孫洪伊輒指謫之。或加以刪改。由是孫徐更積不相能。日以爭持。意氣為事。府院之衝突。遂成黎段之惡感。段祺瑞則信任樹錚。膠膠擾擾。不可終日。樹錚謂孫通報館洩院中机密。洪伊則謂徐恃段勢。迫脅元首。每於大庭廣眾。互相詆醜。于是黎段交迎徐世昌入都為府院之調人。卒議員孫洪伊職。而使徐樹錚辭府秘書。孫徐之爭。形式上告一段落。而段黎之感情。因之不復融洽。歐開戰始。俄英日法。先後向中政府通告。對德宣戰。袁氏欲謀帝制。無暇于外。至是段祺瑞用梁啟超之謀。主張加入協約對德絕交。為宣戰之預備。而黎元洪納左右之議。不允段請。于是因外交政策之不洽。府院又大起衝突。段祺瑞憤而出京。實夜赴天津。時馮國璋在京多方調停。邀段還京。以承認對德絕交為條件。國會遂與通過。此為黎段交惡之第二時代絕交之第二步。為對德宣戰問題。段祺瑞已力注加入協約。先以強韌之手腕。使議會通過絕交案。黎之左右如哈漢章。饒漢祥。則聳黎遂段。段愈憤。謂對德僅予絕交。殊不足以副協約之望。必當以宣戰。貫徹其主張。而黎元洪則始終不以為然。國會亦

表示反對。五月七日，段總理提出宣戰案于國會，卒因牽掣，遂由督軍團倡議解散國會。意欲推翻總統。此五月十九日事。至二十三日，黎總統毅然免段祺瑞職，而代以伍廷芳。段氏既罷，督軍團大譁。楊善德乃首先獨立，倪嗣冲、張懷芝等繼之。張勳則在徐州屢開會議，謀議復辟。當密議時，馮亦贊成。曹錕則以所議問之。徐世昌、徐為不宜行。衆聽其言，乃相約各守秘密，以待時機。免段之令下，各督與師問罪。張勳帶兵入京。黎氏懼其暴動，則依違遷就。特任江朝宗代理國務總理，而倪嗣冲等遂宣告取消獨立。當時與張有關係者，頻以密電勸阻。謂時機未熟，民情未孚，兵力未集，不可輕動。天津領事團又抗議督軍帶兵到津。徐東海更力却復辟之非料。知康有為、劉禹璩、萬繩武、董宇、草詔書多紙。星夜授張勳。張尚猶豫，而萬公兩慙，意甚力謂千載一時之機。張勳江西會館宴歸，聞萬說，立下動員會，叩禁門，擁宣統臨殿。清室諸人知變，起倉猝，且不測。皆戰慄失措，有號泣者。張則挾幼主，下詔變國。本授諸舊臣之同謀者，官爵有差，詔令官制一如舊制。紛購翎頂蟒服，備朝謁。黎元洪于二日遷居使館。電請馮國璋代理職務。惟時倖進諸臣，方且脚踏手版，鼓舞從龍。而清室則自讓帝以下，皆如在五里霧中。日遣宦者至東安門外，購朝報進閱，以規外間情勢。此時段祺瑞大怒，偕梁啟超入，陳光遠營誓師，馬殿興兵問罪。七月四日，段氏電聯馮國璋，一致討賊。組織討逆軍，設立總司令部于天津。造弊檄總局，分道攻張勳。六日，馮國璋得段祺瑞之電，請布告就代理大總統職。馳檄遠近，從段討逆。次日，討逆軍佔領丰台。直逼京師。張勳軍隊多紮紫雲壇，突為討逆軍包圍。下令繳械。投誠者，各給餉另候選補。于是定武軍皆降。

段軍以砲毀張勳住宅。張知不可為，乃乘汽車以遁。遂入荷蘭使館。從張者如鳥獸散。多匿伏六國飯店。段祺瑞已克京師復辟，要犯張鎮芳、雷震春、馮德麟，皆就逮。徐世昌則段勿罪清室。且于張勳當念同袍之誼，窮寇莫追。故段祺瑞至京先事規復。對於張勳亦殊放任。後雖懸賞緝拿，皆官樣文章。黎黃陂即於是日通電辭職。其時附段者甚眾。段氏得重報政柄，乃通緝要犯康有為等。逮捕之張鎮芳，則下之于獄。八月一日，馮氏入都，則以李純督江蘇，陳光遠督江西。八月十四日，宣告對德宣戰。從前之被阻于國會者，至是乃得貫徹其主張。同日收還天津漢口兩處之德界。與租界定各特別區域。派中國軍警管理。此為段氏對外之政策。財政方面則由財政部訂借日款一千萬元。九月又由交通銀行訂借二千萬元。遂改正中日吉林長春之鐵路契約。以為借款之酬報。所以吉長路約是也。是時國會議員紛紛南下。兩廣宣告自主。湘省又發生戰事。段之急借款者，寔為平南之用。但國會議員與被逐之孫洪伊，皆深銜段。而段派方面，寔行倒黎之目。的已達。段又以規復共和之功。在北方則正慶再造，而南方則愈作反對。欲知馮段之間，又生惡感。且聽下回分講。

第七回 爭權力馮段交惡 借日款主用武力

話說段祺瑞逃走張勳，規復共和，功高望重，大權獨握。馮雖入京，繼任總統，舉李純自代，隱握長江下游之權，以為干城之奇。又畏段祺瑞之剛毅，自斷一旦如身入圍城，恐為所制。故于抵京時，隨帶十五師為拱衛，專藉以禦段。段時初不在意。徐樹錚等以力仆張勳之故，專恣驕肆，有甚于

黎黃陂時代國璋分能堪乃力謀所以排段之策段祺瑞命傅良佐督湘馮則阻之故良佐至湘范國璋王汝賢與傅暗爭湘督范王為馮系與傅爭不啻與段爭也段祺瑞之派傅為湘督欲其平粵平桂不料傅氏方至零陵鎮守使劉建藩突宣告獨立以抗良佐那時傅無實力王范不肯用命以致湘南之風雲日惡良佐遂為范王所扼左支右絀不能指揮十一月十四日粵桂兩軍會師攻湘奪寶慶占衡山而王汝賢等匪惟不助良佐却敵且陰受馮國璋意指于前敵電請傅戰以迫良佐良佐棄湘督而遁于是段祺瑞之平南計畫遭一大打擊立即辭職段祺瑞竟大失敗遂辭國務總理而代以王士珍馮國璋對於南方口頭以和平為標幟與段氏之武力主義明示反對此時湘南一敗馮則乞王氏組閣以王為直人與己有鄉誼之關係其資望既可以抵制皖派其人和平又可以見好南方表示其調和之宗旨此皆馮國璋對於段祺瑞之陰謀王士珍既署總理湯化龍梁啟超林長民張國金皆連帶辭職于是任陸徵祥為外交錢能訓為內務王克敏為財政江庸為司法劉冠雄海軍田文烈農商曹汝霖交通蔭昌為參謀而王內閣遂以成立段王交替之初陳復初在常德宣布獨立而湘省之王汝賢忽退出湖南一任南軍之攻取由是湘桂粵三省聯軍長驅直入占領長沙湘境全陷直隸江蘇江西湖北四省督軍又承馮氏之旨聯銜電請停戰為與南方謀和蓋此時馮王和段王戰四督之請停戰即表示反對段也段于是遂辭陸長職完全與馮政府脫離關係段既下野馮又竭力籠絡南方作調和之表示而荆州之石星川隨縣之王安瀾黃州之謝起忽紛紛宣告自主雖不久即敗走而馮之謀和政策頗受

影嚮既而倪嗣冲張懷芝會曹錕于天津對於西南一律主張開戰以恢復段氏之政策倪嗣冲為皖人與段氏有密切關係張懷芝素疾民黨與段之主戰政見適合故親附段氏力說曹錕討伐南方曹為倪張所動遂也主戰曹錕倪已聯電主戰段派復又活動未幾馮任段為參戰督辦而以段芝實為陸軍總長馮于此時知與南方謀和不能成為事實此時曹錕倪嗣冲等已主用兵不如姑從其意令皖直兩系為一氣以鞏固己身之勢力故借巡為名親赴長江流域欲聯絡各督軍助己一致進行不意甫至蚌埠倪嗣冲即要求起段為交換條件馮大窘而當時既迫于倪之勢力不能不允遂匆匆回京頒罪己之令王汝賢范國璋皆褫奪勳位勳章以治其湘南失敗之罪而以傅良佐周肇祥交軍法會訊傅以恃段氏抗不到案馮亦無如之何七年二月五日馮國璋頒令罪己以示主戰之決心十二日曹錕張敬堯率師入鄂敬堯本段系要人曹錕雖屬直派而此時從倪張之請身為戎首則段氏之主戰政策表面上已復活已而張懷芝亦率師赴贛一致作戰其時征南軍分兩路進行曹錕軍為第一路向長沙進懷芝為第二路由南昌進發分道攻湘曹錕則力督王汝賢等進取為段祺瑞雪枋頭之耻三月十七日北軍攻克岳州張作霖受徐樹錚之運動突領奉軍入關截奪購自日本之軍械于秦皇島徐樹錚則稱奉軍副司令率兵分駐于獨流房柳灤州等處以逼馮氏馮大怒知非段祺瑞不能解圍三月二十三日任段氏為總理而奉軍之一部亦開往湖南以示解圍之意三月二十三日命陸徵祥長外交錢能訓長內務海陸軍農商亦仍舊交通兼財政曹汝霖司法朱深而第三次段內閣完全成立越三日

北軍克復長沙。二十日段祺瑞親自赴鄂復由漢口順流而下。抵南京沿江審察情勢以謀戰事之進行。其時段既重握政柄。壹志謀武力之解決。故躬歷南方。指揮大計。然平南主義。始終不能貫徹。而湘省暗潮迭湧。今猶不能寧靜者。蓋有兩大原因。其一張懷芝附段氏自告奮勇。以平湘為己任。統率炮步兵二十營駐紮樟樹鎮。力圖進取。而中途忽患病退至漢口。養痾軍心一懈。南軍利用間牒。由攸縣進兵直撲醴陵。懷芝全軍潰散。倉皇北返。曹錕南下。時寔授馮氏之意旨。約戰事以湘省為限。長沙一得。即為止境。陳光遠之効命。王汝賢范國璋之力戰。皆屬馮派之活動。非為段氏而戰也。段派之張敬堯。不過藉以蜂腰之間。為敷衍段氏之面子。而已。段祺瑞主戰成績。已無大功。可收三次組閣。又借得大多數之日債。蓋已用兵不得不籌餉。曹錕等日索軍費。于是徐樹錚借箸而籌。利用曹汝霖陸宗輿等。一致親日借貸。日金其最顯明者。已有財交兩部之三千萬元。段祺瑞自鄂歸京。又商借日電信借款二千萬元。翌日又訂順濟鐵路借款三千萬元。因此之故。遂受全國國民反對。發生全國罷市風潮。痛斥曹汝霖章宗祥輩。為賣國絕大風波。民氣激昂。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訂條約大起風波 擁魁首包辦政党

話說段祺瑞利用曹汝霖陸宗輿等。大借日款。已訂順濟鐵路二千萬元。又借吉會鐵路一千萬元。于是引起北京學生之反對。開會通電。全國學界在京中作大游行之表示。各學生手持旗幟。上書反對借款。罷斥曹章等字。至總統府請願。當局者怒學生之干政。乃命軍警施壓力。手段對

付學生當時學生受傷于槍柄之下者頗多其人更將為首者施以監視康學生大譁拍電全國未幾而津滬武漢各地學生起而應援相率一致罷課各地又開會宣布曹章罪狀民氣為之一變又在上海開全國學生聯合會請求罷斥曹章無如政府卒不之聽于是學界又聯絡商界群起反對海上商界一致罷市各地亦起而響應民氣激昂不達目的不止各商店之門上均貼有表示之字條都寫請放京學生罷斥賣國奴不達目的決不開市北京政府起初尚下令命軍警施嚴厲之手段以壓平之無奈風潮之起頗及全國方知壓力之不可施乃免曹章之職放出被監學生各地方始恢復原狀曹汝霖章宗祥祠為學生所拆毀曹章從此臭名千古矣此時張敬堯已督湘吳佩孚因在湘打了勝仗廢了多少辛苦督湘一席却被張敬堯得到心中未嘗不有怨恨之心當時南方政府在廣東組織舉以抗北段祺瑞本來主張平南最力者知是方知武力之不可用乃改其平南之策組織新國會另選新總統以為根本倒馮之計畫馮國璋本為忌段之人此時深恐段祺瑞當選心中非常沒趣乃召各參謀商議如何對付之法參謀中有獻策者說道現在南方勢力也有兩粵雲貴四川以及湖南之半其兵力亦殊不弱段之主張現在已告失敗長江諸督未必肯為效力可先使本系督軍通電主和以結好西南此策一出馮大為然乃拍密電于江蘇之李純河南之吳佩孚江西之陳光遠以及馮玉祥等各以主和之電先後發表再派代表至廣東表示願和之誠意于是民黨方面對馮國璋似容納聯絡之意對段祺瑞則視仇敵廣東政府會議復聲言馮氏代任為合法此皆馮氏聯南之結果段祺瑞斯是未嘗不知但

段氏之意。以為舊國會解散。乃係張勳迫黎元洪為之。與己無涉。現在討逆成功。共和復活。以為七月十三以後之政府。乃己所手創。則欲以新造之政府。建新阻之議會。與氏更始。作澄清四宇之圖。此為段氏惟一之理想。徐樹錚等更既主張經營。力征制服。南方一意。與氏黨為敵。豈知北方馮國璋。遠交桂粵。近携贛鄂。屬兵林馬。與段派對壘。湘南方面。北方為張敬堯。吳佩孚所部。據有湘南。則屬南方。據住民黨。已與馮氏連絡。乃大舉進兵。由零陵直上。吳佩孚得馮氏密電。是然不肯作戰。下令全師撤退。以避南兵。張敬堯此時忽然少去。一介幫手。軍心散漫。一戰而敗。張敬堯素以善戰。稱至是。猶欲背城一戰。保守長沙。無奈南軍節節進逼。聲勢甚威。敬堯知不可持。只得出走長沙。當時段祺瑞左右。即欲選舉段為總統。推張作霖為副座。以根本取消馮氏之地位。徐樹錚等更竭力收羅政客。當時各政客之願附段者。日益以眾。因為段派勢力極威。人皆趨于威之一途。故安福黨中政客。濟濟無餘。無論何事。必使馮氏以難堪。安福黨人擁段為黨魁。姿意剛斷。乃新召集新國會。徐樹錚欲以自定計劃而行。此段祺瑞勢力極威之時代。不過天下事。威極必衰。乃天演之常理。段氏此時不知自足。為左右所惑。以致事事聽徐樹錚之謀劃。獨斷獨行。有人勸之者。謂徐樹錚為人太覺武斷。樹敵甚深。若再縱其狂為天下。人必責備于公。幸以後稍自注意。豈知段祺瑞正寵任樹錚。對於旁人之言。那裡肯聽。且以相勸者。欲離間我等。反使段徐之間。加了一層深任。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段祺瑞信任徐樹錚不聽相勸之言。于是徐樹錚之剛斷獨行。比了往日更加利害。南方反對益烈。馮派銜懷刺骨。乃集馮派商議結果。發生全國通電。大致謂南北分裂統一難期。本大總統希望和平已久。同是國人。何必內鬥。且暗示北方主戰者。為段祺瑞派人物。連絡民黨之舉。更形相親。前敵之兵。一致停戰。不多幾月。湘省各兵變。聞又未幾。閩南。又告兵變。聞于是風雲日惡。使段氏不能作戰。段祺瑞至是憤計劃之不行。平南之無效。遂不願上台。憤而辭職。張作霖又為曹錕所阻。于是段派之梁士詒。王揖唐。徐樹錚等。秘密會議。主張舉徐發表意見。謂當今人物足膺元首者。不過東海合肥河間三人。然河間合肥亦一致推崇東海。故本派選舉總統。當以東海為最適宜。云所以九月四日投票結果。均舉徐世昌為總統。東海出任之後。馮國璋十月十七日通告辭職。雙十節徐世昌就任。段祺瑞即辭總理職。以錢能訓繼任。段氏之辭職。因為早有宣言。願與馮氏一同下野。故徐氏登台。段氏即宣告下野。蓋履行前語也。至是段馮之傾軋。乃告一段落。而段氏因參戰之故。德國大敗。協約國開和會。于巴黎。中國派顧維鈞王正廷為代表。我國國民主張收回青島。民氣激昂。一致力爭。此時因段祺瑞主張對德宣戰。在議會中尚有立足說話之餘地。若思當日不主戰。不與德與絕交。斯是中國外交之困難。當必有甚焉者。徐東海知段之功。乃加段祺瑞為勳一位。以勞其功。當時國民方面。由學生會發起聯合。各處學生主張大游行。以喚醒同胞。一致對外。力爭達到收回青島之目的。上海方面。擇定公共體育場為開會地點。與會者學生而外。有勞工黨。海員聯盟會。各路商界聯合會。開會之時。不下萬餘人。演說者均為一

時名流言語非常激烈到會者勇氣百倍開會之後議決作商學之大游行由公共體育場出發經各處熱鬧地方手執白旗上書拒簽和約收還青島等字樣各聯會學生會工會紛紛打電報于巴黎和會之代表拒絕簽字顧維均等見全國民意激昂遂退出和會不簽和約以順從民意從此青島變為不決之懸案再說徐樹錚自段氏下野當然亦不能活動于京中樹錚在京亦屬無聊只得另謀別法是時適蒙古變志政府無法收還徐樹錚乃自率師旅請征蒙古不能得志于中樞乃設法耀光於塞外徐世昌遂任段祺瑞為邊防督辦徐樹錚告勇到蒙未幾外蒙取銷獨立徐據為己功又思凱攬政柄而此時京中各執政者都為馮派人物徐又不能掃足段之邊防督辦又無顧問中央之權力於是段派如段芝貴張懷芝張敬堯倪嗣冲陳樹藩曲同豐傅良佐吳光新等大開會議號稱皖派與直派有主張用武者有主張急進者有主張緩進者而直派方面公推曹錕為首領其中最力與皖反對者莫如吳佩孚那時吳佩孚已任湘督初露頭角聲勢赫然而曹錕之命與段祺瑞竭力反對皖直失和遂開大戰都在後文分講且說段祺瑞的一身事業本書上已一一述過且說段氏家庭却與別的大偉人不同雖其官至內閣毫無驕貴之習生平長於治軍其治家也亦頗持嚴肅主義前清為統制為提督時頗有廉風取攜不苟故聲名甚好故其家資遠不如各督軍饒富民國以來偉人達官多擁姬妾以自悞有東山聲伎之雅而段祺瑞獨不蓄妾婢不嗜聲色故家庭之間肅如也居家時起居有節言笑不苟故家人畏之如虎教子甚嚴故段氏子弟雖久處春明繁茂之區未聞有裘馬輕狂之概對於其介弟段祺勳

深以軍事學為教。祺勳留學德國。後專心研究軍學。對於文藝一道。殊不甚接近。故袁項城於詩人輕士。亦嘗羅致自詡風流京中。最著名之樊樊山笑會等。段氏未嘗與之接近。若云家財。段氏三次組閣。曾經氏借款數千萬。其富當加人一等。而殊不然。雖身居其間。而未嘗取之。寬大半。供武人之急需。餘則徐樹錚。王老板等組織新政黨費。以故段祺瑞服式車馬之盛。反不如一總次長。其自奉亦殊皎潔。計其身入民國。聲勢之盛。日新又新。而其府學胡同之住宅。依舊未改于此。可見其廉潔之風矣。平時重原寡文。言笑不苟。亦無官僚之矜持。與人周旋。則辭氣循循有序。接見僚屬繁文縟節。皆弗尚。性峭直。不喜面諛。生平惟折服項城。惟命是聽。對於帝制。則極端反抗。有事不肯輕諾。有言必踐約。與人交初。若落落難合。至已得其信任。則始終倚之。不以人言易操也。然其主旨反對帝制。而不重民權。主張共和。而鮮與民黨交接。以倒袁之力。討逆之功。自信甚深。剛而攬權。視黃陂河間蔑如也。對於西南。初則竭力主戰。及皖直開戰。後始於民黨有聯盟之說。平時雖喜飲酒。而不肯過度。間亦觀劇。對於譚鑫培。陳德霖。亦時擊節稱賞。梅郎輩亦無貶詞。惟不喜聽女伶之劇。其尊所嗜好者。則為圍棋。其任總理時。亦必圍棋。一二局。王雪峰。吳祥麟輩。嘗出入于段氏之門。蓋為段之奕友也。段之為人。已如上述。且說吳佩孚已任湘督。秘密赴保定。對於徐樹錚頗有煩言。通電政府。請求解散安福部。遂召十三省同盟。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分派系統直失和 悟禪机不問世事

話說吳佩孚在保定召集軍事會議。到者有十三省之初。吳佩孚首先發言。畧謂國事凋瘵。人心
既陘。外交失敗。內政不修。而安福黨中朋比為奸。媚外誤國。惟一己之私利。是圖置全國輿論于
不顧。抵押國土。喪失國權。引狼入室。為虎作倀。試問國將亡矣。家於何有。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當
此存亡危急之秋。吾輩軍人食國之祿。衛國干城。義屬天職。部下弟兄們縱不敢謂久經訓練。惟
大義所在。類皆奮身。不願以保社稷長沙之捷。往事可證。無論何党何派。不知愛國。佩孚雖以軍
人之身。不能干預政治。但不加過問。惟恐部下義憤填胸。一時無法止之耳。當即擬定辦法六條。
一。撤換財交法。二。總長二撤換。王揖唐之議和。總代表三湘事。由和會解決。四。凡和會不能解決
之事。由國民大會解決之。五。邊防西北軍。與各省軍隊同時截滅。六。開復張勳原官。且述徐之劣
跡。謂誤國殃民。不一而足。經此議後。張作霖往返磋商于京保之間。徐東海知皖直之已決裂。始
擬三條命令。交發閭員副署。一。特任徐樹錚為遠威將軍。二。應即開去西北籌邊使。着李其暫行
護理西北邊防總司令。一缺着即裁撤。其所管轄軍隊。由陸軍部接收。辦理命令。一下直派。款然
段祺瑞不却大怒。謂吳佩孚新進稚子。驕橫。甚乃即召集段派之會議。好在邊防軍權尚在段
手。可與直軍為敵。乃亦請令徐總統。必須解除曹錕吳佩孚職。以謝得罪皖派之過。徐於此時大
有左右為人難之勢。段祺瑞又命三路大兵。布置于京畿各要地。第一路司令曲同豐。與吳佩孚
開戰于琉璃河。初戰之時。皖軍大勝。乃以不諳軍略。乘勝下急攻之令。不料吳氏從旁襲擊。反退
為攻。段軍以深之故。接濟一時不及。此路遂告失敗。嗣後段軍又於高牌樓進攻。吳氏忽用兵遮

斷使段軍首尾不能相應。不戰而退者數十里。于是吳佩孚乃命蕭耀南之第三旅與龔漢治所部合力反攻涿州。涿州方面亦為吳氏所窘。戰不三日而涿州已為吳氏所得。乃合彭壽華部從正面猛擊。曲同豐不支。全部繳械投降。而段之勁旅去矣。吳已勝段。中央鑒戰禍之無已。乃電令其罷兵。並承認四條件。一懲辦徐樹錚。二解散邊防軍。三解散安福部。四解散新國會。乃吳佩孚仍不願罷兵。于是張作霖入關。調停開會議。于保定根據。前次八省會議之程序。由吳氏提出條件六項。一解散安福部。二懲辦罪魁十四人。三取消邊防軍。與西北軍及其他屬于該兩軍之一切機關。四京畿保衛歸直奉軍。永遠駐紮京城以內。由王衛戎總司令担任。王撤消安福包辦之和議機關。驅逐王揖唐亦與西南直接辦理和議。解散新舊兩國會。另辦新選舉。以上六項。為主要件。尚有先決條件兩項。一為政府速將三年以來所借外債。及用途分佈全國。一為更換吳炳湘至此條件。提出後。皖派勢力可稱殆盡。段祺瑞乃隱跡天津。閉門謝客。大有不問國事之概。而對於徐樹錚等。仍無怨言。不與外間接自思一番功業。不謂不大。而卒受同袍之傾軋。手下軍隊不諱不多。而所託非人。致以傷師。乃日以念經為事。蓋經之為物。其勸人本說。西方樂極世界為號。召是否固有極樂世界。我等姑勿具論。不過人每資力于經。爭權奪利之心。是可滅却多多。蓋佛因勸人與人無爭也。段祺瑞已資心學佛。其素來剛愎。自斷之強。忍定可改變。故奉直開戰之時。皖系人物都思乘機而動。皆請命于段。段祺瑞終以時機未到。戒勿枉動。不肯毅然出山。與人為爭。此皆得力于佛學所致也。及後江浙開釁。蘇齊進兵。崑山廬何通電討曹。此時人都疑

段祺瑞必將乘此時間活動。以收報皖直之戰的恥辱。報上傳言段氏將如何而起。段氏將如何謀劃。寔則段氏未嘗顧及外事。曾抱其閉門謝客之志。無動於中。是皆得力于佛學之所致。因是之故人。皆尊敬如吳佩孚。發表尊敬段祺瑞之人。極張作霖則宣言。此次戰勝必奉段祺瑞為大總統。於盧永祥等則素敬段之為人。故今日東北開戰。東南開戰。無論誰勝誰敗。段氏之地位益重。段氏之為人尊敬益隆。吾知學佛之後。段煉其剛愎之氣。他日出而任事者。必能福我蒼生者。至其以後如何。且待下文分解。

第十一回

馮玉祥回京主和平

張作霖力勇段祺瑞

話說段祺瑞下野之時。不問政治。一心修養。專以養身為主。究研佛學。到來過他的快活光陰。比了做國務總理時。心神分外舒暢。但有時一看。曹錕之行事。庸庸碌碌。無善可述。吳佩孚氣餒方張。目空一切。大有直系的天下。思想段氏大為不然。誰以身已在愛空勞。愛國之思。而已有一天。聞說東南開戰。吳佩孚主謀齊燮元聯合安徽馬聯甲。江西蔡成勳。福建孫傳芳。實行四省攻浙的策劃。又連得盧永祥電報。決心保全東南。安福勢力。以兵圍抗。並請張氏贊助。段氏此時抱定主見。不欲加入政治。覆電誰囑。其堅持毅力四字而已。停了半月。又聞張作霖起兵入關。張作霖亦有請段贊助的電報。段亦去電答稱。反直動運。深固贊成。弟手無一兵。不克實力的援助。殊為抱歉耳。又隔了半月。接到滬電。盧何失敗。張氏不覺大驚。東南一角。存為我系地盤。現在浙江一失。直系勢力。更大實為反直運動的一大障礙。段氏此時惟有仰天長嘆而已。時有東方時報記載。進謁段請白對於時局之意見。段祺瑞道予

此次實認張總司令出兵為正當。因為曹錕自非法得選總統以來。人民之倒懸。不特未解。且痛苦較彼未做總統以前。益發加深。予對於東南戰事。曾贊助於浙江。因浙江為自衛而戰。其敵人之目的。並非為國民而戰。中國年來所遭變役。飢荒民不聊生。執政宜如何主持和平。以紓民困。而曹錕竟藉口為國家之利益。張總司令曾表示願予為中國國民之利益。計會登政治舞台。俟此次戰事結束之後。如果民意要求予。再出予亦不憚復出。任其艱難。必得多數國民贊助。方可一俟中國重見和平。後國內苟有再倡戰亂者。必當認為人民之公敵。予願全國之民和衷共濟國會。亦為國家之利益。而盡其職焉。現在一般輿論多謂現行憲法之不合。曹錕之被選。今係賄成。乃既被選後。復不能遵從宣言。情願民意為國家圖謀幸福。就予個人觀察。上列諸端均應由國民公決。以中國天然利源之富厚。若欲求治至為易事。其所以致有今日之紊亂者。不外少數個人圖謀私利。故土匪遍地。皆是法紀蕩然。無存。今若吳佩孚戰敗。曹錕不離都門。只奉張即擬率兵入京。必至曹錕去位。戰事始告終。結各省人民多欲自治。各省邊界區域。外予深願其希望得達。國政府與能者不能復由黨派所支配。其希望自此而所有各黨均能協力合作。不復以其已黨之利益為前提。國民受經濟上之壓迫。已甚。國內戶口稠密。處固多。然空虛懸高。能容納移民者。亦眾。西北尤甚。故予願實行移民政策。務使其各得其所。能有發展之餘地。如此分配。適均土匪自息。此次戰後。如有多餘軍隊。應送往西北。及其他各地。寓之於農。是行工兵主義。予以交通問題。實為重要。如能加以相當之改良。則裨益於教育上經濟上。亦實非淺鮮。予與中山常有往來。去歲彼以代表法兆銘來。此談及許多問題。終之予之希望。中國與歐美各

國睦敦相交。增長友誼而已。段氏述畢。東方記者遂告辭而去。一天一天的過去。忽接馮玉祥回師入京。主張和平。要求曹錕退位之電。馮與段氏事前未得接約。至是不覺大異。馮玉祥不滿於吳佩孚。固已早露其端。他的和平通電。一聲霹靂。實是一樁快心之事。當即去電贊成。但電中有請他出山入京攝政等語。段氏慰言推却。蓋其主張在大局未定。不得多數國民推擁。決不出山。但各方將領之推他者。連絡不絕。先得熊克武來一電云。天津段上將軍鑒。曹吳禍國。薄海同仇。前幸馮胡諸君東正救國。旋師戡亂。義聲否著。寰宇同頌。此後建國之方。敬待南北賢豪。協商公同解決。平十三年糾紛。定千百年之大計。而首都秩序。為中外觀瞻所繫。不可一日無立。賴起老成。起而難持。明公近在津滬。羣情翕仰。務懇願念國本。勉日命。駕入都。俾資鎮撫。并請電約中山孫公蒞此。共籌國計。千鈞一髮。匪退讓之時。撥亂定策。宜異人之任。迫切陳詞。延詞無極。段祺瑞方看完。熊克武電文。又接到劉湘的電文。道頗歲以來。國柄操之奸人。斯氏久困塗炭。近更弄兵。南翔流毒。薄海幸煥。張諸君子。秉義以興。回戈戡亂。聲聞所播。僑眾靡不喁首。都繫中外的觀瞻。義師仗老成。為統帥。我公設駕津門。咫尺畿甸。尚祈旃旆早發。俾一指偽定秩序。於蒼黃播武。聲於遐邇。下風頌手。企禱莫窮。至於建設國。是借在公識。中山孫公。民虎領袖。東北東南西南諸同志。得國干城。望開誠協商。一致動作。謀根平之解決。杜他時之滋蔓。机在今日。任匪異人。馳電陳情。伏冀鈞鑒。段氏有罷劉電。主意未決。又接到陳炯明來電云。曹吳亂國。普天同憤。我公不忍邦國之顛危。發為匡救正論。義聲所播。海內翕然。遙聞馮軍應義而起。回師首都。除厥凶殘。定亂救國。羣屬咸成。務請毅然出山。集合羣策。羣力。偕共和之正軌。謀統一之坦途。炯雖

在野望治之心。無異國人苟有利國。固不竭其所能。贊偉業。惟公圖之。段氏見陳炯明也。來電附和。不覺大喜。想他本是與吳佩孚結合連年。在粵與孫文為難。今其通電。明明伏從於我。若得如此。以後粵事不難結束。段棋瑞所喜異常。一答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講。

第十二回

曹三哥下詔退位

段棋瑞預備止台

話說段棋瑞見各方擁戴的已多。愛國愛民之心。不覺油然而起。便生出了一種心腸。此時收拾殘局。實有非已莫屬之勢。又屢接張作霖竭力擁戴之電。文出山之心。油然而決。暫且不表。再說馮玉祥回京之後。除分兵把守要隘。外即派鹿鍾麟率軍圍住總統府。先把衛隊武裝一律解除。鹿鍾麟即便入府。要求曹錕下詔退位。並交出印信。曹錕此時唬得魂飛無定。身已被圍。不敢不從。當即擬定退位之詔。畧謂任職經年。藐躬德薄。誠不足以服眾。感不足以馭遠。馴致海內騷然。兵戈四起。晝夜捫心深因。愧悔除命。令前敵將士。即行停戰。外僅於即日起宣告退位。還我初服。以讓賢者。鹿鍾麟得了詔書。即命送至兩院發表。鹿又求交出印信。曹錕道。印書本為秘書。劉士龍掌管。今鎖鑰為劉携去。但須找到他人。方可開取。鹿鍾麟於是軍卒將府中前後搜來。果然搜出鎖鑰。開而取之。當場將印件移交國務院。曹錕已交了退位。當場將印件移交國務院。曹錕已交了退位詔。及印信後。乃也向鹿鍾麟。援求道。現在我曹某可算退為平民了。還祈放我出京。或津或保。以終餘年。鹿道。這事我也不做主。須得國民之同意。國民要你做什麼。我們就把你什麼。不過你現在休要驚慌。事到其間。慌也沒用。不如靜心安待罷。曹錕再欲多言。鹿鍾麟不採而出。這時候的曹錕。正是哭不出話。不出。倒不如從前買碎飯。

絲的時候。快樂一心想了富貴。弄得如此收場。那也曾錕。初時意料不及的。且說當時段祺瑞在津聞
曾錕已下退位之詔。馮玉祥派了代表。敦勸段氏入京。攝政段氏的住宅。各要人莫不謁見。請其出山。
段氏因吳佩孚尚有兵力。未除靜觀。其變不肯。冒然入京。不多幾天。又報吳佩孚在楊村大敗。退到滬
沽。次日又報吳佩孚乘輪退出塘沽。不知何往。段祺瑞因恐到了南方。必聯合長江各督勢力。死灰復
燃。必為我國之大患。即電蘇皖浙巡閱使阻止登陸。京中馮玉祥因羣龍無首。不便行政。即派參謀劉
之龍。偕王承斌赴津勸駕。張作霖又電王正廷。催段入京。大小事悉聽段氏指揮。段氏此時知眾望所
歸。不得不出。乃先命陳宜入京。按約一切。段氏宅中。各要人來來往往。有與談時局者。段氏則曰。吾人
為良心之驅迫。已逐去腐敗官吏若干人。且依守憲法。組織新政府。俾賡續辦理。政務吾人。出此舉動。
全為保全人類。不可移讓之數項權利。計我國政治不良。無人得加諱飾。中國富於天產。堪為世界
最富國之一。然政府歷年以來。全賴借債度日。我國在古文化及文明上。且為最古國之一。及近數年
來。除結營營私外。別無事事。公僕最簡單之責任。此輩均棄之不顧。教育機關。均缺乏經費。相繼殘
破。而移其經費。以充養兵之用。各條實業及機關。全國幸福之舉。皆捐得政府之補助。即可振興而成
功。乃公欸均用。以實行軍閥之陰謀。北京文員。則由自三月至三十月。未領俸金者。外債到期之本息。
亦一再延期。每年國民之死。於內戰或因以廢死者。不下數萬人。因於飢寒者。數百萬人。內外商業均
告停頓。辦理外交。悲以孺子之智。慧與粗心出之。試問他國人民處此狀況。將有何作為乎。其能視吾
人忍受更久乎。無論何國人民。忍耐終有止日。予此後苟出當協力。以固邦交。內則修明政治。長江請

督不服者。定當一勞永逸。張總司令未電。主張根本剷除。直系但吳佩孚為人也可算中國一個勇將。若能就範。他日亦可為國效力。所惜其野心不死。殊難容忍耳。更有問主。張德勝。曹錕者。段言此事當得多數同意。必可一二人主張。正言問。忽接廣州來電。孫中山即日北上。與段祺瑞在津面商。于是段祺瑞在津等候。待孫氏到津後。或者一同入京。共登政治舞台云。

段祺瑞之談話

中國政治之注意。點今集於段祺瑞及其政策。記者欲得段氏現在見解之大概。今晨晤見段氏。為長時間之談話。今日中國大部。分屬望人物之段。身體甚健。身材如中人。態度活潑。目光清朗。望而知為非。肯自縱之人物。其清廉寡財。尤為眾所共知。記者先詢其政策。段氏謂在求政治樞機。能運用之前。必先謀政治區域之重行劃分。及地方善後。此事成功而後。而真正之省自治始可以定現。今日地方情形。殊不受善。如言南京其地鑛源。及其他財源。皆未善為開發。地方當局。恃蘇滬收入為支出。即視為已足。而於本區之富源。任其廢棄。此若善為開發。則江甯一區。固亦財富之區也。再言山東全省。分為三道。方言習俗。互異數百年來。即係如此。濟南一帶為農業地。青島一帶為漁鹽商業之地。此亦當各就所宜。而謀開發。又如蘇之徐州地方。異於揚州。產鹽區域。猶如蘇滬之異。於江甯浙之温州。金華寧波杭州。亦經濟利益。大相逕庭。粵之廣州。高州瓊州惠州。方言利害。更不相侔。乃地方之關係。如此複雜。而各省猶各以省為單位。強令各縣組織。公同之行政機關。此何能代表真正之民意。既利害希望。各異而在。政

治上偏混為一體。則其結果勢必至於意見相歧。引起內部之糾紛。於本省及國家同起。政治分裂之現象。余解決此項紛糾之意。見以為應將政治區域。重行劃分。將利益相同者。劃為一區。處本地人物皆得專心。以謀其本地之幸福。開發其本地之工商業。如是則地方財政收支。當益增進。而民意更易於表現。其是在然後。再由此等政治小區域。而產生代表國家各省之真正民意機關。記者詢段對於中國財政之意見。段氏謂此與前說相關。若各省組織變更地方情形。改善則經濟復發展之結果。而歲入自隨而增加矣。中國財源。眾皆知業經開拓者。未達百分之五。以蘊蓄之豐。比較中國國債。則債殊微甚也。記者又詢以裁兵意見。段謂以今日軍隊之多。余並不反對裁減。惟軍隊裁撤以後。各地方仍須有警備隊。以今日政治制度。足以惹起糾紛。則雖警備隊。固亦可用以作戰軍隊之數。雖少而其為害於政治商業。交通則一故為免除困難。其撤結。仍當在屏除不同之地域。觀念。記者又詢以西原借款事。段謂該借款係馮國璋徐世昌兩人任內所借。當初為日金一萬五千萬。何以唐紹儀增為十億。彼不知之謂者。又謂津人聞奉軍將至。咸覺惴惴。彼是否有使人民安全之方法。段氏答謂復未聞奉軍紀律。劣於吳馮於軍隊。無須恐懼云。

段祺瑞對於時局之文

日來政務銷亡。神京底定。興師本旨大體。無違念國步之艱難。感生靈之塗炭。自非作意負鳴。逆時肇亂。所當繼行。申討外軍旅之事。略可告終。建設之業。由是發軔。竊謂紀元以來。變亂相

尋。迄於今日。家發借亡之嘆。人興抱蔓之思。幸有天緣。俾資收拾。然究為最後一役。抑屬大難。方殷。將以改革。是否於本根。鑿乎民意。為斷。因循為政。仍種亂原。顛預為法。大違民意。瑞此物。此志。迭有申明。心同理同。諒邀采納。諸公。或當方伯連帥之任。或集士農工賈之成。或共持國。議嚴守大防。或分主省議。深明結合。且復國多。大老。野有遺賢。學者。雲興論師。藹起大抵。乃心家國。有志澄清一言。可以興邦。匹夫不可奪志。幸各痛抒諫見。共挽時艱。俾集羣言。見之行事。庶乎。改造可期。澈底輿論。協乎至公。民國存亡。治亂之分。在此一舉。瑞不敏。謹體將士計。賊戡亂兵圖大局。天下幸甚。人民幸甚。

民國十三年冬月出版

冊定價洋兩角

著作者川陸似仙

校訂者古王學成

發行所振漢學社

分售處各大書坊

板權所有

$$\frac{1}{16} = \frac{1}{100}$$

$$\frac{4}{1000}$$

$$\frac{2000}{1000}$$

84